

# 臺 灣 文 豪 落 華 生

劉 己 達

民國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，香港的天文臺掛出了八號風球，預示颶風將來襲的當兒。一時愁雲黯淡，苦雨淒風，海濤激越，狂飈怒飾，我們的優越的文化戰士臺灣文豪許地山別署落華生，便和人世道了永別。

## 先世與臺灣

許地山先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健將，對中西學術有廣博的研究。原名贊堃，原籍是福建龍溪人。他的先世在明末由廣東揭陽航海到臺灣，有一位叫做許壽的，會做鑄印大使，贊堃鄭延平王在孤島上豎立光復漢族的旗幟。

他的父親許南英，三十九歲中了進士，欽點主事，籤分兵部車駕司員外郎。很有文才，做過幾任知縣，官聲也很好。許地山生於一八九三年，出世的第二年，就逢着甲午中日戰爭，結果是清廷打了敗戰，馬關條約簽字，輕輕地把肥美沃野的臺灣斷送。

那時臺灣人民聽到了這不幸的消息，異常悲憤，上書清廷抗爭，但因木已成舟，昏聩的滿族，不敢取消成約。臺人知道政府腐敗無能，只得奮發獨立，力圖自強，就在倉猝中組織了臺灣共

和國，公推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，他的父親許南英任團練局統領，和工部主事邱逢甲，總鎮劉永福等積極從事戰守，抵抗倭寇的侵略。

只因兵力單薄，眾寡不敵，最後日兵破了臺南，他的父親看看緊張的局勢，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只好棄了家財，拋親別友，輾轉內渡，回到福建龍溪。過了幾年，他又跑往北京候選，分發廣東徐聞、陽江、陽春，三水各地做知縣官。

## 力學的經過

在徐聞時，地山也隨侍在父親身邊，跟徐展雲讀書。以後到廣州韶武講習所又從龍積之遊，隨官學堂受龍伯純教；而教師之中有位韓貢三給他學問上的影響很深。民國後，他一度擔任仰光閩僑所辦的共和學校教師，漫遊緬甸馬來亞各地，更在他一位有才而佚蕩的披髮的勇父影響之下，讀了許多佛經。這些經過，後來在他的小說裏有鮮明的描繪，充滿了異國情調和浪漫熱情的氣氛。

這樣教了二年書，在民國四年，他回龍溪故鄉，與林月森女士結婚，一面在本鄉師範的附小教博物和音樂的科目。民六，他求深造，才進北

平的燕京大學。五四運動時，他很賣了一番氣力，奔走呼號，喚醒國人。過後又與茅盾、葉聖陶、鄭振鐸、夏丏尊等發起文學研究會，提倡新文藝。燕大畢業後林夫人病故，他再進神學院研究宗教學。

民十一渡美留學，在哥倫比亞讀得文學碩士。十三年秋，又跑往倫敦，進牛津繼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。在那裏，因為學校當局不承認他在美國的學位，因此逼得他再化兩年的時光，預備碩士考試。他的論文是法華經的介紹，一下子便拿到了牛津的學位。他也做過關於道教的文，在世界宗教大會上宣讀，很受到各方的重視。

十六年，由英東歸，道經印度，曾作勾留，研究佛學和梵文，力學不倦，極其勤奮，與譚平山同以研究印度哲學馳名。回國後，就在清華、燕大、北大任教。十八年，和湘潭周俟松女士結婚。

## 在港大六年

當民國二十四年，胡適之南下經過香港，接受香港大學頒授的博士學位。他曾向港大建議，港大的中國文學系主任人選，應由中國人擔任。

他該是從英國的大學畢業，對中西文史有著述，在學術界有相當的權威，而且最好是華南籍，懂得閩粵方言。

港大當局欣然接受了胡氏的建議，幾經物色，最後還是由胡氏介紹了許地山到香港來擔任這「人地相宜」的職位。於是他便於民國二十四年秋天，受聘擔任香港大學教授，主持中國文學系。這是香港大學聘任中國學者做文學教授的第一人。（在他之前，還有一位王寵益教授，則是醫學院的。）

自民國廿四年秋，一直到三十年秋天逝世，他在港大任職，起止共七年，實足的時間是六年。在這六年中，他除了本身港大職業和個人創作之外，關於香港的文化教育工作，推動了不少，貢獻殊多。

從前有人畫了一張漫畫，諷刺香港只是一個算盤，一條擔杆。就是說它是商業與貨品轉運。抗戰開始以後，國內的文教界人到港辦報館、辦雜誌、辦學校，組織文化團體，開設電影公司等，港九的文教出版工作，呈現了一片欣欣向榮蓬勃煥發的朝氣。從這個時候起，港九的文化事業，開始步入一個新的階段、算盤、擔杆之外，還有一種新事物向社會推動了。

許地山以港大中文系負責人的身份，對於當時港九文化團體，如：中英文化協會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，中國文化協進會，香港大學中文學會，新文字學會，中國電影教育協會香港分會，廣東叢書編輯委員會等團體，他都是擔任常務理事，理事等職務。

又如臨時性的組織，如廣東文物展覽會，文

學講座，文化講座等，都有擔任工作。旅港文藝界每逢舉行同樂晚會，多在香港大學食堂開會，交涉借用的就是他。有些工作是要和外國人打交道，他總是擔任聯絡疏通，每一件工作，都收到美滿的效果。

## 學生的著作

他的學術休養，是多方面的，而且造詣精深，宗教的研究固然是他本行，便是人類學、民俗學、文學、考古學，他都富有興趣，英語外，他又懂得梵文與巴利文、著作成集的：小說有「命鳥」，「綴網勞蛛」，「換巢鸞鳳」，「解放者」，「醜態天女」；小品有「空山靈雨」，「無法投遞的郵件」；文史和宗教有「達衷集」，「印度文學」，「中國道教史」，「扶乩迷信的研究」等十餘種。

他做學問，考證週詳，讀書多，佐證也廣博，把握了科學的態度，加以好學深思，也就容易獲得豐富的收穫。

他最後的遺著「國粹與國學」，申論治學的道理，主張學術不在新舊而在需要，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的基礎。學術除了民族特有的歷史之外，是沒有國界的。民族文化與思想的淵源，固然要由本國的經史中尋覓，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。新學術要依學識上的問題底有無，與人間底需要底緩急而產生，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的。所以他認為「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境遇底真相和尋求解決中國目前的種種問題，歸根還是要從中國歷史與其社會組織，經濟制度底研究入手。」就這一點，已可看出他精

湛而透澈的思想的一般了。

他經常所用的筆名「落華生」，對於這名字的解釋，他後來自己寫過一篇散文「落花生」，收在他的散文「空山靈雨」裏，在那篇文章裏敘述他和他的父親談起落花生這種食物。他說：

無論何人都可以用賤價買他來吃；都喜歡吃他。這就是他的好處。

他父親說：

花生的用處固然很多；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。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、桃子、石榴，把他們底果實懸在枝上，鮮紅嫩綠的顏色，令人一望而生羨慕底心，他只把果子埋在地底下，等到成熟，才容人把他挖出來。他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他沒有果實，非等到你接觸他不知道……

所以，你們要像花生，因為他是有用的，不是偉大好看的东西。

這也說明，他自己寫作態度。他在「小說月報」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，是題為「命鳥」的小說。

「命鳥」的主人公是敏明和加陵一對青年。他們因為生活環境的限制，有着不自由的戀愛。作者採取背景是緬甸的仰光，在一個佛教青年會的「法輪學校」裏。敏明的思想是厭世的，他認為「得除一切障礙，轉生極樂國土」是解脫，所以最後和他的戀人入水時，他好像新婚的男女，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，毫無半點畏縮。這是他小說的主題，是藉着一個故事表現他自己的生觀，而這個人生觀又多少帶些懷疑和悲觀的色

## 扶乩受攻擊

上文曾經談到他的著述，有「扶乩迷信的研究」，但爲了這一本著作，曾經招致了一些來自各方的攻擊，尤其是那時的左派文人，說他在這樣「莊嚴神聖的抗戰時期，不應該丟下了與抗戰有關的工作不幹，而去寫作這類無關宏旨的扶乩研究，簡直是罪大惡極了。」

有關扶乩的研究，許地山曾對人談說：「扶乩的盛行，不但中國如此，就連科學發達的外國也有這一套。外國人的扶乩，是用一個三角形或心形的移動板，使參與的人的手可以放在上面。另外有一塊，上面印了大號的英文字，數目以及簡單的字，誠心誠意地恭候一個時候，於是移動板就移動起來。幾次的移動可以成爲一個字，便可以答覆所問的問題，或移動板指着數目，或非或是，也可以作爲答覆。參與的人的手放在這個板上答覆問題時，他却並不曉得答案是怎樣的。」

「我國的扶乩，大致也和這差不多，乩筆字是寫在一盤沙或米上面的。開始扶乩以前，由扶乩人首先焚香唸咒，把神明請到，然後拿着乩筆，在沙盤上面空中徐徐打着圈兒，不一會那乩筆，突然大力躍動起來，在沙盤上乩出乩辭，不知畫了什麼東西，不一會就停止了。扶乩的助手就在旁解釋乩盤上所寫的字，照例是五言或七言的詩句。

「一般乩壇上的扶乩以及解釋乩筆批語的人，都是經過特殊訓練的專家。那乩筆的激動，也不一定是作偽，因爲那種現象，即好像由旁人捉住了自己的手來運動一樣的現象，是可能有心理變態。」

說到這裏，許地山又爲這個問題，作了一個簡單的結論：

「二人扶着乩，十幾人或二十人的觀念或思想力，都集中在扶乩者身上，使他不自覺地在沙盤上寫字。說起來，離不開在人的觀念意志與知識程度。如扶乩者必得會寫字，才成。否則，雖受靈感，也寫不出來。」

「那麼，靈感又是什麼呢？」他繼續解釋說：「靈感的理論，是說意識激起感念時，我們的腦細胞隨起物質的崩壞，因而起以太波作用，而傳播於周圍，這時以太波可以離開語言文學動作等，直接透入他人的頭蓋骨，將發動者的觀念

## 梨園趣聞

馬五先生

「牢獄鴛鴦」是名伶梅蘭芳專演的一齣新編戲劇，在四十年前就開始演出了。劇情係描述婚姻不自由與官場黑暗等狀況。劇中「衛如玉」是個窮書生，因戀愛一女子，受嫌扶同謀殺親夫，捉將官裏去，屈打成招，判定死罪。

據梅蘭芳憶述民國四年他在北平「吉祥茶園」貼演此劇，姜妙香扮衛如玉，高四保扮縣官，正演到縣太爺作威作福，非刑逼供的時候，臺下有一年老聽衆，氣衝牛斗地走上戲臺，指着縣官說：「衛如玉，真是喪盡天良，爲甚麼把你這道王八蛋！」他真的舉起拳頭就打。那扮演縣官的高四保祇顧認真做戲，想不到會有人上臺來打他的，這一嚇，就把剛才那種兇官架子上全嚇跑了。他突然遭此意外情事，祇好使用了一個劇情以外的身段，鑽進桌子底下。這時跪在公案前扮演衛如玉的姜妙香，本可以就近勸那位認真動氣的老者，繼想自己原就是跪在地下的人，忽然起來作和事佬，往後怎

傳播到他的腦中樞神經裏。這靈感是不須等待神經末梢傳達的感覺，所以發動者的知識高，感受者也隨着高，反之，也隨着低下。這裏所說的觀念力，多半是從下意識發出來的，所以，靈感作用，本人並不會感到。」

以上是許地山先生對於中國扶乩的見解，正因他研究宗教，涉及道教問題時，所以對扶乩亦頗感興趣。但他對於來自四週的攻擊，却有些受不了，終於在民國三十年八月四日病逝，享年僅四十八歲，我忽恨那些所謂左翼文人，因爲他們對他所射的冷箭，對他的身體和壽命是大有影響的。

好再演下這齣戲去呢？幸虧後臺管事趕忙出來排解，把那位老頭兒勸下臺，繼續演唱。可是從桌子底下爬起來的縣太爺高四保，驚魂甫定，對於剛才表演那種作威作福的縣太爺氣派，再也沒有動了！

跟梅伶配戲的小生姜妙香，早晚在房裏常常督唸預定演出某一齣曲的詞句，以防臨場忘記。有一次他在廣州某旅館的套房浴室內，正拉開嗓子唸，「塵歸塵」戲裏唐紫罵老漁翁「快與我走了出去！」的詞兒，這時恰有個初識的客人來訪問他，誤聽爲主人的逐客令，即退出，含怒往尋梅蘭芳理論，經與姜氏當面解釋清楚始已。他們繼到香港表演，住在一間英國式的旅館內，姜妙香照樣在房裏唸臺詞。有一西洋住客寫信給帳房說：「隔壁九號住的客人，大概是有神經病，每天夜裏在房內嘔吐吐噲說不完的話，我是有心臟病的人，最好請他換一個房間，以免妨礙我的睡眠」云。洋人更不懂其中原因，有理講不清了。（摘自詹詹錄）